



## 请把车挪一下

□红狼

2020年春节,受疫情影响,我一直宅在家里,天天看电视、玩手机,写写画画,以消磨时间,偶尔从广告看到飙车和野外自驾游的情景,心痒手更痒。

说实话,像我们这种“暴戾子老头儿”,说老也不老,年轻肯定又说不上,一句话,处于尴尬的年龄段,考了两年才拿到驾照,攒了多大的劲才买了一辆车,就想到处溜溜。原计划春节期间约几个好友到周围转一圈,体验一把自驾游,可疫情发生了,我和车都被“限行”了。我在楼上,车在楼下。

进入农历正月尾声,因为疫情有所缓解,只要戴着口罩、体温正常,就会让你出行。

好,终于可以开车出城去透透气了。

我所住的小区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修建的小高层,没有电梯,没有地下车库,楼下坝子也不大,车辆进出都得小心翼翼。

这天下午三点左右,我戴上口罩,拿起车钥匙,从七楼噤噤噤地下到楼底,来到我那辆白色越野车前。天啦,这是谁的车,我咋个出来?一辆黑色越野车不偏不倚地挡在我的车头。

看着那辆车的车牌,我觉得有点眼熟,但一时又记不起来是谁的,或者在哪见过。我打开车门,斜着身子按了几声喇叭,再大声喊,“哪个车停在我的车前面,黑色的,请下来挪一下。”

好半天无人应答,也无人下楼来挪车。倒是有几个相熟的邻居路过时与我搭了几句话后,都摇摇头走开了。

再按喇叭,再喊,仍然没有反应。我非常气愤,在心里连骂素质差,没道德!

眼看无望,我只好从车上取出纸和笔,留一张条子给车主。我在便笺纸上写道:“您若安好,请把车挪一下,让我出去透透气。”下面留着我的手机号码,然后把纸条压在黑色越野车的雨刮器下。

回到家,我马上发了朋友圈,调出刚刚拍的照片,配上无辜的表情,再打上“我在等您跟我联系”几个字发了出去。

很快,我就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一位好友的留言:“兄弟,在家好啊,我们在外面想回家都回不来呀!”正准备回复,电话突然响了,来电显示“兵娃子”。“喂,兵娃子,有事吗?”我漫不经心地问。兵娃子是我大姐的儿子。

“大舅,我忘了给你说一声,是我把车停在你的车跟前的,原打算上楼给你拜个晚年,但朋友打车,说有急事要我出城一趟……本以为一会儿就能回来,结果我们被挡在城外,现在在隔离点集中隔离观察。不好意思哈,大舅。”

“啊?我说嘛,那辆车咋那么眼熟……那莫关系,我暂时不出去就是了。”

## 大雪

□孟宪歧

俗话说,小雪封地,大雪封河,这说的是华北一带,如果在东北,连山也封了。

天刚蒙蒙亮,鬼子就把梁家屯围住了。这时,天上飘起了大雪。

乡亲们瑟缩在屯北空地上,周围都是鬼子兵,黑洞洞的枪口虎视眈眈盯着大家。翻译官是南方人,说话俚,但能听清楚,“太君要你们说出抗联的驻地,不说,死啦死啦的!”

梁家屯是抗联的老根据地,但大家都不说,这事外人不晓得,一定是屯里出了奸细。

老马信看着鹅毛般的雪,看着默默无语的乡亲,再看看穷凶极恶的鬼子,心里懊恼极了,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子。

昨天,老马信去青山镇买马鞍,见到了表弟,表弟开了一家小饭馆,见表哥来了很热情,炒了4个菜,外加两瓶老烧酒。这几天天冷,西北风就像刀子一样,划在脸上生疼,平时老马信不贪杯,今天为了暖身子,就多喝了点。

一高兴话就多起来。表弟说:“听说这一阵抗联住在梁家屯?”老马信说:“谁说的?”表弟说:“猜的。你说,这寒天冷地的,抗联不能困死在山上啊,离烟筒山最近的屯就是梁家屯。”

老马信说:“不瞒你说,我家就住着抗联的人,你可不能说出去啊。”老马信哪里知道,表弟早就当了汉奸。

雪越下越大。鬼子队长叽哩哇啦喊了一通。翻译官说:“太君说了,再给大家一个机会,我数10个数,如果还没人站出来,就通通死啦死啦的。”

翻译官开始数:1、2、3……当数到第八个数时,老马信几步跨到翻译官面前说:“我说!”

翻译官问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老马信答:“行不更名坐不改姓,老马信!”翻译官笑了:“很好,你是大大的良民。穆小羊你认识吧,他昨夜还提到了你!”

乡亲们把目光都投向老马信,他如芒刺在背。

翻译官又问:“说吧,抗联在哪?”老马信答:“现在就领你们去找,不过有条件,让穆小羊跟我去。”

翻译官跟鬼子队长附耳说了几句话。鬼子队长点点头,一个鬼子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般走了。

雪越发下得猛,乡亲们陆续离开了,但每人走时,都狠狠用眼睛刺着老马信。

穆小羊被鬼子带来了。老马信说:“表弟,咱俩去找抗联。”穆小羊说:“表哥,你可把我害苦了。”老马信小声说:“你住嘴!你让我成了汉奸,你够阴毒。”

老马信和穆小羊在前带路,鬼子紧随其后,朝烟筒山进发。

雪越下越深,温度也越来越低,老马信领着鬼子离梁家屯也越来越远。穆小羊坐在雪地上,说啥也不走了,“再往里走,迷了路都得死。”

翻译官问老马信:“不会迷路吧?”老马信笑笑:“放心吧,我在这里待了60多年,沟沟岔岔蒙上眼睛都能找到。”

第二年夏天,人们在烟筒山里看到了许多人骨头,还有散落的枪支和碎烂的衣服。大家根据衣服,找到一具骸骨,应该是老马信。大家含泪埋葬了他。

东北还有句俗语:大雪下大雪,三天连三夜,冬天歇一歇。意思是说,如果大雪节气当天下大雪,雪能下五六尺深;大雪封山封路,该猫冬了;困在山里不出来,冻不死也得饿死。

小鬼子不知道,翻译官也不知道,但老马信知道。

## 折腾鞋柜

□飞鸟

卢兰总是不停地折腾鞋柜,白天、晚上,忙忙碌碌地拆卸、组装。小光很烦。

当初在建设路中段驼背老头店里,卢兰一眼看中了那个鞋柜。鞋柜设计者有选择性障碍症,他似乎决定不了哪一层准备装什么,甚至无法决定选用木材还是铝材……

最终,鞋柜的各层各格,既能放鞋还能放花盆;活动门半木半铁,能拉能开能卸。不光柜门,整个鞋柜都可以自由拆卸、组装。买个鞋柜,像买个积木玩具。

小光说:“你能不再折腾鞋柜吗?”卢兰说:“你能看见满地庄稼吗?”

“什么?”“小麦、棉花、大豆、玉米、花生、辣椒……你看不见吧?”

小光说:“你咋知道我看不到,我现在就看见了。”说完,拉被蒙住头。

小光在县城一家私立学校当作文辅导员,带六个班。妻子卢兰和儿子在村里。儿子上到小学四年级时,他的同班同学只剩两个了,再开学,那两个也要转到县城上学。

小光在县实验小学旁租了套房子,把卢兰和儿子接进城,托了人,儿子进了实验小学重点班。家里的几亩地租给亲戚,卢兰成了家庭主妇,半年后开始折腾鞋柜。

已是副校长的小光下班回来,桌上摆满了他和儿子爱吃的饭菜,客厅地上凌乱地摆满鞋柜部件。卢兰站在一堆零部件中出神,大概是琢磨如何折腾出新造型。

卢兰这段时间明显憔悴了,眼睛暗淡,像条离开水的鱼。在小麦、棉花、大豆、玉米、花生、辣椒……绿色和彩色的海里,她像一尾灵巧的鱼,不时激起洁白的水花。

小光说:“要不,你在县城找点事情做,工资高低不计较,不耽误做饭就行。”卢兰不看他,拿起鞋柜隔板左比右划说,“我找了,找不到。我摘花可以两只手同时摘,出花生可以左右轮换用抓钩,掰玉米也是速度快不留棒子,可城里的活我干不来,我……”说着,她小声哭了。

小光托校长给卢兰找了个活儿:奶粉促销员。卢兰穿上粉色制服,化着淡妆,很俏丽、很妩媚。她原本不笨,加上长得好看,脸儿白白的,笑甜甜的,还有耐心,最主要庄户人出身能吃苦,业绩很不错,但不能按时做饭了,家务也没时间干。小光觉得没什么,因为卢兰不再折腾鞋柜了,她甚至忘记了鞋柜的存在。

卢兰成了奶粉销售区域经理,整天带着促销员下乡。天明到天黑不见她的人。公司还安排卢兰出差,一走几天是常事。儿子和小光吃饭不滋润了,穿着不整洁了,卢兰好像没有发现。她是越发光彩了,烫着时髦的头发,穿着时髦的服装,佩戴昂贵的首饰,脸蛋儿白中透红,像秋枝上常晒太阳的红富士,走路香气弥漫。

又连着三天没见卢兰的人影了,小光打电话,卢兰还在郑州参加博览会。小光看卢兰微信圈里发的现场照片,金碧辉煌的大厅里,几个男人紧挨着她,有个男人的手明显不怀好意。小光挠着稀顶的脑门,心里一会儿满得像堆了一大堆麦秸秆,一会儿空得像冬天的田地。

夜里的时钟敲过十二下,小光还是没有睡意,索性起来,在空荡荡的屋里转了几圈,拉亮灯,看见往昔被卢兰折腾的鞋柜,他用手摸摸鞋柜,然后蹲下,开始拆解,再根据自己的想法组装好。

看着变了模样的鞋柜,小光拍拍手,嘴角挂着笑,重新躺倒,绞尽脑汁琢磨怎么能再把鞋柜改个样式。

## 专家裁决

□李波

学校组织教职员工搞了一次书法比赛,原以为写出来一议,名次就出来了。谁知事情并不这么简单,评议时,大家都成了哑巴。

工会张主席灵机一动,“请程老先生打分如何?”程老先生退休前在市文化馆工作,省书法家协会会员,也算得上是一位书法权威了。大家都赞成,就请专家裁决吧。

程老先生的孙子程呈在该校读四年级。张主席将书法作品用胶布遮去姓名,编上号交与程呈,告之请其爷爷帮忙之事。

次日上午,程呈将打了分的书法作品带到学校,张主席趁没人打开来看,第一张100分,第二张100分,第三张还是100分,将50多张书法作品翻看一遍,都是100分。张主席心想,程老先生太世故了,怎能不分个三六九等?

中午放学后,张主席将程呈叫到办公室,委婉地告诉他,你爷爷评分太高了,这回请你爷爷实事求是,看仔细点儿。程呈一听说了声“没问题”,接过书法作品就走了。

下午上学时,程呈把重新打了分的书法作品交与张主席。张主席从前翻到后,又从后翻到前,分数基本上是按书写质量打的。可新的问题又让他十分头疼,丁校长只得了65分,比一般教师要低得多,更可怜的是,张书记只得了30分。不行,这分数得重打,于是赶紧擦去铅笔打的分数,将书法作品藏进抽屉。

放晚学后,张主席又把程呈叫到办公室说,还要麻烦你爷爷,请你仔细看清名字,然后再打分数。

次日上午,程呈将第三次打了分的书法作品交与张主席。

下午放学后开教师会。丁校长说,书法比赛的成绩已经请程老先生评出来了,请张主席报一下分数。

张主席报的分数是,丁校长100分,张书记98分,徐副校长95分,张德好93分(即工会张主席),王主任92分,陈副主任90分,后勤处周主任88分……教师一般是80分左右,职工最低,但也无低于60分的。

字儿孬的自然没意见,字儿好的纵然有意见,又有谁愿意做出头鸟。大家都说,尊重专家的裁决。

张主席宣布:一等奖1名,丁校长,奖现金1000元;二等奖2名,张书记和徐副校长,各奖600元;三等奖3名,张德好、王主任、陈副主任,各奖300元;优胜奖10名,各奖现金100元;其余为纪念奖,各奖毛巾1条、香皂1块。同时宣布,程老先生为书法作品公平评分,给500元聊表谢忱。

至此,书法比赛活动圆满结束。大家鼓掌,以示满意。

后来,张主席有一次在路上与程老先生邂逅,谈起此事。程老先生抓了半天后脑勺儿,也没记起这码事儿。噢,想起来了,那几天文化局组织退休人员去西湖旅游,怪不得没一点儿印象。

张主席心想,大概、可能、肯定,让程呈给要了。